



智者的童话

丰子恺的漫画人生

智者的童话

丰子恺的漫画人生

丰子恺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者的童话：丰子恺的漫画人生 / 丰子恺著；余善编.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12

(大艺术大散文大人生)

ISBN 978-7-80214-376-0

I. 智… II. ①丰…②余…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2469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010)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123456@tjpress.com (出版社) 65228880@tjpress.com (投稿)

65244790@tjpress.com (投诉) 65133603@tjpress.com (购书)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东方印刷厂

装 订：三河中门辛装订厂

开 本：170×23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6

字 数：220 千字

印 数：6000 册

版 次：2008 年 3 月 第一版

印 次：2008 年 3 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14-376-0/I·144

定 价：29.80 元 (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CONTENTS

智者的童话

《子恺漫画》序	夏丏尊	2
《子恺漫画》跋	俞平伯	6
《子恺漫画》代序	朱自清	8
《子恺漫画》序	郑振铎	10
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	朱光潜	12
子恺的画	叶圣陶	15

我有馨香携满袖

人生漫画	20
子恺漫画	22
我的学画	24
视觉的粮食	28
漫画创作二十年	37

学画回忆	42
我的苦学经验	49
为什么学图画	60
我的画具	63

“老儿童”的童心

我与《新儿童》	70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72
给我的孩子们	76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80
谈自己的画	85
谈自己的画	
——《色彩子恺新年漫画》	97
人间相	100
图画与人生	101
绘画与文学	107
读画漫感	116
随笔漫画	121
穷小孩的跷跷板	124
谈像	127
月的大小	131
画鬼	134
洋式门面	140
杨柳	144

随笔漫画

写生世界（上）	148
写生世界（下）	150
野外写生	154
忠实之写生	160
漫画	165
谈日本的漫画	171
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	182
漫画的技巧	183
漫画艺术的欣赏	202

将求麟凤向天涯

画家之生命	210
文艺的不朽性	213
艺术与革命	216
艺术与艺术家	218
艺术的眼光	221
画友	229
大账簿	232
怀李叔同先生	236
两个“？”	242
渐	246

智者的童话

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咂着那味儿。





《子恺漫画》序

夏丏尊

新近因了某种因缘，和方外友弘一和尚（在家时姓李，字叔同）聚居了好几日，和尚未出家时，曾是国内艺术界的先辈，披剃以后，专心念佛，见人也但劝念佛，不消说，艺术上的话是不谈起了的。可是我在这几日的观察中，却深深地受到了艺术的刺激。

他这次从温州来宁波，原预备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华山去的。因为江浙开战，交通有阻，就在宁波暂止，挂搭于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望他。云水堂中住着四五十个游方僧，铺有两层，是统舱式的。他住在下层，见了我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说：

“到宁波三日了。前两日是住在某某旅馆（小旅馆）里的。”

“那家旅馆不十分清爽罢。”我说。

“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非常待我客气呢！”

他又和我说了些在轮船统舱中茶房怎样待他和善，在此地挂搭怎样舒服等等的話。

我惘然了。继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马湖去小住几日，他初说再看机会，及我坚请，他也就欣然答应。

行李很是简单，铺盖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马湖后，在春社里替他打扫了房间，他就自己打开铺盖，先把那粉破的席子丁宁珍重地铺在床上，摊开了被，再把衣服卷了几件作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

边洗面去。

“这毛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我忍不住了。

“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张开来给我看，表示还不十分破旧。

他是过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饭和两碗素菜去（他坚说只要一碗的，我勉强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里所有的原只是些菜菔白菜之类，可是在他却几乎是要变色而作的盛饌，丁宁喜悦地把饭划入口里，郑重地用箸夹起一块菜菔来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我见了几乎要下欢喜惭愧之泪了！

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样菜来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咸得非常的，我说：

“这太咸了！”

“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说饭不必送去，可以自己来吃，且笑说乞食是出家人的本等的话。

“那末逢天雨仍替你送去罢。”

“不要紧！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说出木屐二字时，神情上竟依然是一种了不得的法宝。我总还有些不安，他又说：

“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我也就无法反对了。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搭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菜菔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这是何等的风光啊！宗教上的话且不说，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要说他是享乐。我当见他吃菜菔白菜时那种愉悦丁宁的光景，我想：菜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得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



子恺年少于我，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羨子恺是幸福者！



丰子恺以夏丐尊为原型创作的学生漫画

艺术的生活，原是观照享乐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艺术和宗教实有同一的归趋。凡为实利或成见所束缚，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们。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做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观照玩味的能力，无论谁何，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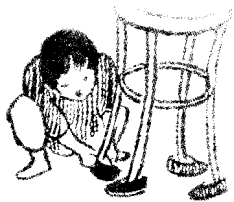
与和尚数日相聚，深深地感到这点。自怜囹圄吞枣地过了大半生，平日吃饭着衣，何曾尝到过真的滋味！乘船坐车，看山行路，何曾领略到真的情景！虽然愿从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经过好好的艺术教养，即使自己有这个心，何尝有十分把握！言之恍然！

正恍然间，子恺来要我序他的漫画集。记得：子恺的画这类画，实由于我的怂恿。在这三年中，子恺实画了不少，集中所收的不过数十分之一。其中含有两种性质，一是写古诗词名句的，一是写日常生活的断片的。古诗词名句，原是古人观照的结果，子恺不过再来用画表出一次，至于写日常生活的断片的部分，全是子恺自己观照的表现。前者是翻译，后者是创作了。画

的好歹且不谈，子恺年少于我，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羨子恺是幸福者！

子恺为和尚未出家时画弟子，我序子恺画集，恰因当前所感，并述及了和尚的近事，这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缘啊！南无阿弥陀佛！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夜。



《子恺漫画》跋

俞平伯

子恺先生：

听说您的“漫画”要结集起来和世人相见，这是可欢喜的事。嘱我作序，惭愧我是“画”的门外汉，真是无从说起。现在以这短笺奉复，把想得到的说了，是序是跋谁还理会呢。

我不曾见过您，但是仿佛认识您的，我早已有缘拜识您那微妙的心灵了。子恺君！您的轮廓于我是朦胧的，而您的心影我却是透熟的。从您的画稿中，曾清切地反映出您自己的影儿，我如何不见呢？以此推之，则《子恺漫画》刊行以后，它会介绍无量数新朋友给您，一面又会把您介绍给普天下的有情眷属。“乐莫乐兮新相知”。我替您乐了。

早已说过，我是门外汉，除掉向您道贺以外，不配说什么别的。但您既在戎马仓皇的时节老远地寄信来，则似乎要牵惹我的闲话来，我又何能坚拒？

中国的画与诗通，而在西洋似不尽然。自元以来，贵重士夫之画，其蔽不浅，无可讳言。但从另一方面看，元明的画确在宋院画以外别辟蹊径。它们的特长，就是融诗入画。画中有诗是否画的正轨，我不得知；但在我自己，确喜欢有诗情的画。它们更能使我邈然意远，悠然神往。

您是学西洋画的，然而画格旁通于诗。所谓“漫画”，在中国实是一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虽是一时兴到

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殆无以过之。看它只是疏朗朗的几笔似乎很粗率，然物类的神态悉落彀中。这绝不是我一人的私见，您尽可以相信得过。

以诗题作画料，自古有之；然而借西洋画的笔调写中国诗境的，以我所知尚未曾有。有之，自足下始。尝试的成功与否，您最好请教您的同行去，别来问我。我只告诉您，我爱这一派画。——是真爱。只看在《忆》中，我拖您的妙染下水，为歪诗遮羞，那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

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那便是我看了《子恺漫画》所感。——“看”画是杀风景的，当说“读”画才对，况您的画本就是您的诗。

平伯敬上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北京



《子恺漫画》代序

朱自清

子恺兄：

知道你的漫画将出版，正中下怀，满心欢喜。

你总该记得，有一个黄昏，白马湖上的黄昏。在你那间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的，一颗骰子似的客厅里，你和我读着竹久梦二的漫画集。你告诉我那篇序做得有趣，并将其大意译给我听。我对于画，你最明白，彻头彻尾是一条门外汉。但对于漫画，却常常要像煞有介事地点头或摇头；而点头的时候总比摇头的时候多——虽没有统计，我肚里有数。那一天我自然也乱点了一回头。

点头之余，我想起初看到的一本漫画，也是日本人画的。里面有一幅，题目似乎是“□□子爵の泪”（上两字已忘记）。画着一个微侧的半身像：他严肃的脸上戴着眼镜，有三五颗双钩的泪珠儿，滴滴搭搭历历落落地从眼睛里掉下来。我同时感到伟大的压迫和轻松的愉悦，一个奇怪的矛盾！梦二的画有一幅——大约就是那画集里的第一幅——也使我有类似的感觉。那幅的题目和内容，我的记性真不争气，已经模糊得很。只记得画幅下方的左角或右角里；并排地画着极粗极肥又极短的一个！和一个？，可惜我不记得他们哥儿俩谁站在上风，谁站在下风。我明白（自己要脸）他们俩就是整个儿的人生的谜；同时又觉着像是那儿常常见着的两个胖孩子。我心眼里又是糖浆，又是姜汁，说不上是什么味儿。无论如何，我总得惊异：涂呀抹的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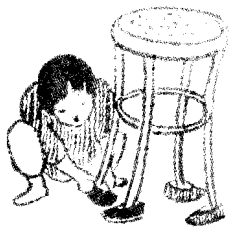
笔，便造起个小世界，使你又要叹气又要笑。叹气虽是轻轻的，笑虽是微微的，但一把锋利的裁纸刀，戳到喉咙里去，便可要你的命。而且同时要笑又要叹气，真是不当人子，闹着顽儿！

话说远了。现在只问老兄，那一天我和你说什么来着？——你觉得这句话有些儿来势汹汹，不易招架么？不要紧，且看下文——我说：“你可和梦二一样，将来也印一本。”你大约不曾说什么；是的，你老是不说什么的。我之说这句话也并非信口开河，我是真的那么盼望着的。况且那时你的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早已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的稿；微风穿过他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我说的话，便更有把握。现在将要出版的《子恺漫画》，他可以证明我不曾说谎话。

你这本集子里的画，我猜想十有八九是我见过的。我在南方和北方与几个朋友空口白嚼的时候，有时也嚼到你的漫画。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咂着那味儿。“花生米不满足”使我们回到惫懒的儿时，“黄昏”使我们沉入悠然的静默。你到上海后的画，却又不同。你那平和愉悦的诗意，不免要搀上了胡椒末；在你的小小的画幅里，便有了人生的鞭痕。我看了“病车”，叹气比笑更多，正和那一天看梦二的画时一样。但是，老兄，真有你的，上海到底不会太委屈你，瞧你那“买粽子”的劲儿！你的画里也有我不爱的：如那幅“楼上黄昏，马上黄昏”。楼上的与马上的实在隔得太近了。你画过的《忆》里的小孩子，他也不赞成。

今晚起了大风。北方的风可不比南方的风，使我心里扰乱；我不再写下去了。

朱自清十一月二日 北京



《子恺漫画》序

郑振铎

中国现代的画家与他们的作品，能引动我的注意的很少，所以我不常去看什么展览会，在我的好友中，画家也只寥寥的几个。近一年来，子恺和他的漫画，却使我感到深挚的兴趣。我先与子恺的作品认识，以后才认识他自己。



第一次的见面，是在《我们的七月》上。他的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立刻引起我的注意。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这时所得的印象，较之我读那首《千秋岁》（谢无逸作，咏夏景）为尤深。实在的，子恺不惟复写那首古诗词的情调而已，直已把它化成一幅更足迷

人的仙境图了。从那时起，我记下了“子恺”的名字。佩弦到白马湖去，我曾向他问起子恺的消息。后来，子恺到了上海，恰好《文学周报》里要用插图，我便想到子恺的漫画，请愈之去要了几幅来。隔了几时，又去要了几幅来。如此的要了好几次。这些漫画，没有一幅不使我生一种新鲜的趣味。我尝把它们放在一处展阅，竟能暂忘了现实的苦闷生活。有一次，在许多的富于诗意的漫画中，他附了一幅“买粽子”，这幅上海生活的断片的写真，又使我惊骇于子恺的写实手段的高超。我既已屡屡与子恺的作品相见，便常与愈之说，想和子恺他自己谈谈。有一天，他果然来了。他的面貌清秀而恳挚，他的态度很谦恭，却不会说什么客套话，常常讷讷的，言若不能出诸口。我问他一句，他才朴质的答一句。这使我想起四年前与圣陶初相见的情景。我自觉为他所征服，正如四年前为圣陶所征服一样。我们虽没谈很多的话，然我相信，我们都已深切的互相认识了。隔了几天，我写信给他道：“你的漫画，我们都极欢喜，可以出一个集子么？”他回信道：“我这里还有许多，请你来选择一下。”一个星期日，我便和圣陶、愈之他们同到江湾立达学园去看画。他把他的漫画一幅幅立在玻璃窗格上，窗格上放满了，桌上还有好些。我们看了这一幅又看了那一幅，震骇他的表现的谐美，与情调的复难，正如一个贫窶的孩子，进了一家无所不有的玩具店，只觉得目眩五色，什么都是好的。我道：“子恺我没有选择的能力，你自己选给我罢。”他道：“可以，有不好的，你再拣出罢。”这时学园里的许多同事与学生都跑进来。这个小小的展览会里，充满了亲切、喜悦与满足的空气。我不曾见过比这个更有趣的一个展览会。当我坐火车回家时，手里夹着一大捆的子恺的漫画，心里感着一种新鲜的如占领了一块新地般的愉悦。回家后，细细把子恺的画再看几次，又与圣陶、雁冰同看，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弃的东西，结果只除去了我们以为不大好的三幅——其中还有一幅是子恺自己说要不得的——其余的都刊载在这个集子里，排列的次序，也是照子恺自己所定的。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九日